

# 湖南大學六年回顧(二)

李 昌 來

## 馬日事變波及湖大

民國十五年二月一日，工專奉省令改為省立湖南大學，並定是日舉行開學典禮，校務由行政委員會主持。省派黃士衡、李希賢、楊卓新、唐瑛、郭家偉、陳國鈞、楊茂傑、李待琛、阮湘及張渾等十位為委員。分設理科、輯數理、化學、地質三系；工科轄土木、機械、電機三系；商科（校址在長沙市落星田，由商專改制，科系不明）；法科（校址在長沙賡子橋，由法專改制，科系不明）。以現在的術語說，工專改制後，分成兩個學院——理學院和工學院（當時的科就是現在的院），我們工專師生就在原址嶽麓書院教學。因此我做工專的學生，為時僅有一個學期。

改制後的湖大工科教育，與工專時代完全不同，既沒有訓導老師，也沒有訓導員，學生自動自發，老師也不隨堂點名，却沒有一人缺課。每宿舍均設置一位舍監，舍監都聘前期畢業校友充任，他的職責，可能負有監督宿舍內之秩序及學生之越軌行動。可是舍監先生日常管理的事，是檢修桌椅床鋪，裝配玻璃，指揮工友維持宿舍

內外之整潔而已，學生與宿舍的舍監很少接觸，見面時彼此點頭道好而已。學業成績之考核，仍採嚴格淘汰制，同班同學每個學期都有幾名被「當掉」。

入學後的第二年下學期，民國十六年春季開學後，長沙的情況開始在轉變，人心漸漸浮動起來了。共產黨徒開始領導作宣傳活動，掌握湖南的工會和農會；左傾學生聯合會也成立了。到了三月底至四、五月間，時時發動罷課，下鄉宣傳，名義是宣揚三民主義，實際是鬧揚馬列思想。「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喊得熱鬧而認真。這時期，學生不上課堂，老師自然也無法傳道授業講課。最使我痛心的，唐藝菁師所教的解析幾何，僅教完一半，沒有機會允許他繼續往下教了。解析幾何一科是學微積分的先修課，後來我為了這門課，曾自我進修，投下許多熱汗和精力。到了四、五月間，同室好友尋學晉與陳書棠兩兄，順應潮流跟隨左傾份子鬼混，日夜很少與我見面。到了五月初，尋學晉所印的名片，將其姓氏的「尋」字去掉了，名片上祇印「學晉」二字。我問尋兄這是什麼緣故，他說：「世界大同，用

不着印上姓氏，這是時勢所趨。」五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尋、陳二兄偷偷地將我從噩夢中喚醒，輕聲附耳告訴我：「今晚召開的某種會議，經共產黨徒提議，說李昌來是反動份子，要對李予以制裁。」

在驚魂稍定之餘，詢問尋、陳二兄所謂「反革命」的事實，他們說：「共產黨認為你不參加革命，不革命份子就是反革命份子。」翌晨起床後，尋、陳兩位不管理我同意與否強迫我放下書本，跟隨他們到離校約五華里的瀟灣市，那是長沙大西門對岸的一個市鎮，張貼標語，召集老百姓講話。幸好共產黨徒沒有監視我們，我們藉此機會闢揚三民主義。從此以後，自動停止學業，隨眾參加開會，做一名不發言的聽眾，藉以保全性命。

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深夜，長沙駐軍團長許克祥聯絡另五位團長共同奮起救黨（國民黨），點燃荆共的火把，發動長沙馬日事變。在一夜之間將共黨操縱之工會、農會、學聯會與婦女會等予以關閉，為首共黨份子亦殺戮不少。

「馬日事變」前幾天，長沙市有一位博學鴻儒著名士紳葉德輝，目睹共黨的農會胡鬧，看不

順眼，作了一副嵌字名聯：

農運宏開，稻梁粟麥黍稷，一般雜種；  
會場廣大，馬牛羊鷄犬豕，六畜成羣。

這副楹聯，將農會組成份子罵得痛快淋漓，人人稱好。不過葉先生的老命，也在「馬日」之前，給共黨抓來槍決了。「馬日」後地方擾攘不寧，學校宣佈解散，這個學期的上課時間很短，沒有舉行學期考試。不久我回到了平江鄉間，也從此躲過了共黨份子的制裁。

民國十六年四月，湖南省政府在唐生智指導之下，以共黨肆虐，省令取消湖南大學，僅留下理工兩科，更名為湖南工科大學；原因是共黨認為法商二科對革命沒有用處，將之裁撤。於是兩年前我由工專轉入湖大，現在又再變為工科大學學生了。這時仍採用委員會制，聘李達（共產黨員）為主任委員。

### 學校停辦失學投軍

十六年秋湖大停辦，嶽麓書院駐滿了傷患官兵，變為一所軍醫院了。我姨表哥余文麟（隸隸），適在這所醫院任秘書。我眼見湖大沒有開學希望，不願失學閒居，就商請隸哥用醫院信箋為我開張路單，假借醫院職員名義，搭乘粵漢路長武段火車，往武漢公幹。鐵路慢車查票員給我免費放行，十幾小時後，到達漢口舅表兄陳幹清家。幹哥當時榮任漢口樞運局局長，薪津收入頗豐，承他熱忱接待，除供給衣食住外，並承勸告我進武漢大學前身——國立第三中山大學就讀，且賜助銀圓一百元。是時有一位楚怡工職同班好友龍

國鈞兄，適在該校閱馬廠校本部化學系肄業，他一人佔住一間宿舍，我乃遷往與其合室同住，在該校數學系寄讀。至十六年底，廣西軍隊胡宗鐸與陶鈞發起清共，一夜之間以槍兵將中大看守，殺戮共黨份子甚多。從此我又告失學，乃投考軍校，以實際行動參加革命。

民國十七年春，我在南京中央軍校受訓時，會着好友陳書棠。斯時書棠正考進軍需學校，各以課忙，見面機會少。不多久，消息傳來，書棠因病逝世了，使我內心劇痛無已。

一九八二年夏，敵後傳來惡耗，尋學晉兄亦因老病在該年春天謝世，尋兄能在陷區生活三十多年，亦云倖矣！

自民國十四年秋至十六年夏，有幸在湖南大學讀完兩年預科，深感麓山環境清幽，書院學風淳樸，千年學府湖南大學既瀟灑朱張之餘緒，更擷取歐美之所長，無奈受到共黨禍國影響，湖南停辦教育。在十六年夏我提着簡陋行囊，中途撤學離開麓山時，對着上蒼立下宏願，希望此生此世，不論年齡大小，即使到衰老之年，如有機會，定要再來續學，讀完大學四年為止。

### 嶽麓書院千年學府

宋開寶九年（西元九七六年）潭州太守朱洞創建嶽麓書院，初建講堂五間，齋序五十二間。咸平四年（一〇〇一）廣修舍宇，擴充藏書，就學生徒六十餘人。一〇一五年真宗題「嶽麓書院」四字，至明代刻石，現存於拜廳。一一六五年四川綿竹人張栻（南軒）來院主教。一一六七年

江西婺源朱熹來訪張栻，講學院中，並手題「忠孝廉節」四字，以石刻懸於講堂壁間；又題「赫曦」二字，張栻乃建赫曦臺以紀之。一一九四年朱熹更擴充院舍，建風零亭，學徒千餘人，置食田五十頃，院後建軒，名百泉軒，為張朱聚會之所。一二四六年理宗賜御書「嶽麓書院」四字，揭之中門，現已不見。一二七六年元將阿里海牙

兵焚書院，當時嶽麓書院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無算。一五〇六年貴陽王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寓書院講授良知之學。一五二六年改舊院講堂為「六君子堂」。一五九四年蘭谿徐學聚建聖神遺迹坊於禹碑亭。一六四三年明亡時山長吳道行絕食殉國，餓死山中，夫婦合葬，墓在嶽麓山飛來石右側。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巡撫周臺南捐俸重建書院，建成德堂、靜一堂、崇道祠、六君子祠、道鄉祠、擬蘭亭及泉亭，合而圍之以牆，長二里許，另建翠亭與四箴亭。一六七四年吳三桂之變，書院多為兵毀。一六八四年開始修建，聖廟兩廡齋舍成，御書樓講堂又成。一七四四年正月初九日得乾隆御書「道南正脉」匾額，四方來學者不下數百人。一七九六年建「屈公祠」，後改名為「三閭大夫祠」。

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院長袁名曜建濂溪祠於御書樓左，朱張祠右並重修六君子堂。一八一七年零陵何光龍重修御書樓，學政湯金劍獨力捐修文昌閣。一八一八年院長歐陽厚均建崇聖祠於原四箴亭處。一八一九年改建半學齋，重修講堂、禹碑亭、道中庸亭、北海碑亭、臺鄉臺及祠、魁星樓。改東亭曰吹香亭，西亭曰風零亭。道

光元年(一八二二)改前臺為赫曦臺，以存朱子故跡。道光七年(一八二七)院長歐陽厚均立朱子手書「忠孝廉節」四大字及歐陽正煥所書「整齊嚴肅」四大字；這兩塊長方形巨大的大理石刻成的校訓，現在還嵌在講堂壁間，位置在師生進出校門的通道旁，屹然不動。咸豐二年(一八五二)秋七月，太平軍之役，書院毀半，院長丁善慶率諸生捐募款項予以修復。一八六一年學政胡瑞澂重修朱張渡。一八六八年巡撫劉峴重修書院。因舊制而復者十之五，新建者十之二，或增或改者十之三，共費錢六萬緡有奇。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王先謙(益吾，長沙人)出任院長，主持書院凡八年。光緒二十三年瀏陽譚嗣同等推行維新運動，創辦時務學堂於長沙，遭受頑固派王先謙院長反對，當時西風東漸，時勢所趨，書院專究經史，已不為大眾所支持。迨至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巡撫趙爾巽奏廢書院，改嶽麓書院為湖南高等學堂，東西齋舍悉改新式。招收學生入學後，以研究中西學術為主旨。自書院大門至講堂、文昌閣、藏書樓及周、程、朱、張、王、船山、劉中丞各祠、陶桓公杉庵，保留原貌。

### 匾額對聯書院八景

嶽麓書院現存之大門為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所新建，外用方形石柱一對，左右兩旁各豎石獅一隻，總面闊二〇點二五公尺，進深八點二八公尺，臺基高出外地坪一點三五公尺，設臺階十二級，屋高七點二七公尺。有歷史性的赫曦臺聳立在大門正前方約三十公尺處。乾隆御書嶽麓書

院」之大理石碑，嵌於中門頂端。以「惟楚有材；於斯為盛」的集句名聯，嵌裝於中門左右兩旁。首先的一副大門楹聯「地接衡湘，大澤深山龍虎氣；學宗鄒魯，禮門義路聖賢心」，在我入學時，已不再看見了。進入大門後，走到二門，又有一副名聯「納於大麓；藏之名山」，嵌入「麓山」二字。位於二門之後，座落書院中心，是一座古式的富麗堂皇的建築，名叫講堂。壁間嵌有朱熹手書的「忠、孝、廉、節」四塊大理石碑，每塊高二點一三公尺，寬一點四一公尺。堂之右壁又嵌有一七五七年歐陽正煥所書的「整、齊、嚴、肅」大理石碑，每塊碑高三十五公分，寬七十分公。

講堂左壁前部嵌有「學規」碑石，為院長王文清於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所撰書，碑文如下：「時常省向父母。朔望恭謁聖賢。氣習各矯偏處。舉止整齊嚴肅。服食宜從儉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齒序。痛戒評短毀長。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閒談廢時。日講經書三起。日看綱目數頁。通曉時務物理。參讀古文詩賦。讀書必須過筆。會課按刻早完。夜讀仍戒晏起。疑誤定要力爭。」王文清又手定讀經六法及讀史六法，碑文嵌於講堂左壁前部。讀經六法為：一、正義。二、通義。三、餘義。四、疑義。五、異義。六、辨義。讀史六法為：記事實。玩書法。原治亂。考時勢。論心術。取議論。

嶽麓書院經歷千年來為名家所書之匾、額、對聯，除上面已提到者外，茲再提要報導。

在匾方面：一、學達性天(懸於講堂)。二、

實事求是(懸於講堂)。三、名山壇席(懸於二門)。四、瀟湘棧市(懸於二門)。五、笏齋(懸於講堂)。六、悠然會太極(懸處不可考)。七、詩文正脉(懸於崇道祠)。

額的字體，多為正楷，雄壯有力，書法之美，實近世少見：一、赫曦臺。二、湘水移經堂。三、十弊齋。四、御書樓。五、濂溪祠。六、崇道祠。七、六君子祠。八、四箴亭。九、船山祠。一〇、山齋。一一、陶桓公杉庵。一二、汲泉亭。一三、百泉亭。一四、吹香亭。一五、風零亭。一六、大成殿。一七、屈子祠。一八、監院。一九、日新齋。二〇、時習齋。二一、明德齋。二二、正誼齋。二三、半學齋。二四、居業齋。二五、大成門。二六、崇聖祠。二七、靜一堂。二八、進德齋。二九、居仁齋。三〇、主敬齋。三一、存誠齋。三二、廣業齋。三三、崇德齋。三四、由義齋。三五、敦學齋。三六、成德齋。三七、疑蘭亭。三八、流觴曲水亭。三九、北海碑亭。

對聯：一、合安利勉而為學；通天地仁之謂材。二、君子以文會友；吾人宜惜光陰。三、工善其事，必利其器；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四、放鶴去尋三島客；攜節來看四時花。五、是非寓之於已，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陟嶽麓鋒頭，朗月清風，太極悠然可會；君親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聖賢道何以傳，登赫曦臺上，衡雲湘水，斯之定有攸歸。六、訓計箋註，六經於易猶專，探義文周禮之精，漢宋諸儒齊退聽；節義文章，終身以道為準，繼濂洛關閩而起，元

明兩代一先生。

書院有八景，騷人名士，頗多吟詠，茲選記：

花墩坐月

良夜花陰靜，庭空皎月浮；  
境懸心朗朗，人定意悠悠；  
玉露清如濯，銀河淡不流；  
欄杆風細起，虛室已澄秋。

（作者蔣鴻，清寧鄉人）

柳塘烟曉

靈和漫獨擅風流，曙景平  
添曲沼頭；朝露未晞青欲滴，  
春波漸暖碧初浮；不妨吟興  
偏因曉，那信詩情易感秋；  
試向林前聊徙倚，溶溶新綠盡  
消愁。

（嘉慶辛酉進士長沙羅琦作）

碧沼觀魚

山池殘雨收，細浪鱗而作  
；悠然濠濮心，一鏡不肯唾；  
偶然啖苹花，波動雲影破。

（作者衡陽陳融觀，清嘉慶甲子舉人）

風荷晚香

何處消殘暑，荷池入夜風  
；香清衣欲襲，波靜月初融；  
晚景微茫里，幽芳淡遠中；  
由來懷茂叔，應許賞心同。

（湘陰嚴祐作）

竹林冬翠

一片琅玕影，偏增物色新  
；雪凝濃翠重，風抹冷烟勻；  
搖落看如許，青蔥獨可人；  
此君誰得似，鸞鳳好為鄰。

（嚴祐作）

曲澗鳴泉

岩溜穿雲一徑清，涓涓幽  
韻愜閑情，應分山澗松濤響，  
似聽蕉窗夜雨聲；枕石客歸  
烟兩岸，挂瓢人去月三更；  
潺湲雅與弦歌答，天籟琅然  
耳暫明。

（沅陵吉啓楠作）

桃塢烘霞

晴雲香霽升融融，簇錦團  
花羨化工；禁火不燒寒食後，  
綺霞疑灼赤城中；芳枝春放  
千株豔，暖氣晴蒸半里紅；  
莫道本來報葉好，須知顏色  
待東風。

（嘉慶丙辰孝廉方正淑清嚴如煜作）

桐陰別徑

添得叢祠一段春，千株嘉  
植曉烟勻；殘碑字蝕崇臺古，  
密葉陰沈曲徑新；綠草黃泥  
峰半路，青鞵白袷樹前人；  
他時郁郁孫枝老，會有丹山  
鳥宿頻。

（嚴如煜作）

嶽麓山畔的景觀

一、山水方面有：大小天馬山、碧虛山、禹迹溪、蒼麓谷、抱黃洞、道林、清風峽、雲麓峰、玉屏山、西嶼、白鶴泉、石澗、蘭澗、飛來湖、湘江、橘洲、靳江口、溁瀨鎮。

二、名勝古跡：大禹碑、麓山寺碑、赫曦臺、禹迹溪、道林古寺、吹香亭、道林精舍、抱黃洞、雲麓宮、飛來石、飛來鐘、岳麓寺、風零亭、道鄉臺、步虛嶺、觀音閣、白鶴泉、尊經閣、四絕堂、飲馬池、諭苗臺、百泉軒、清風橋、泳歸橋、四箴亭、翠微亭、船齋、山齋、濯纓池、禁蛙池、六朝松、聖廟、杉庵、憩春園、虎嶺、極高明亭、道中庸亭、抱黃洞、愛晚亭、自卑亭、望日臺、石浴池、崇貞觀、御書亭、古朱張渡、靜一堂、古桃李坪、紫陽樟、雨花臺、牌樓口、景德寺、南臺寺、講經堂、興化寺、向上寺、戴公廟、關聖殿、關聖廟、五輪塔、劉崑濤墓、

蔣翊武墓、黃興墓、蔡鍔墓、焦達峰墓、陳天華墓、張國威墓、張輝瓊墓。

改制湖南大學經過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嶽麓書院學制結束，改設湖南省立高等學堂，聘陳慶年為監督，時先烈蔡鍔、陳天華等均在學堂就學。湖南高等實業學堂亦於是年成立，校址尚在長沙市區貢院。民國元年高等學堂停辦，以湖南優級師範學堂遷入書院，並將優師更名為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民國三年部令高等工業學校，改為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工專於民國五年始遷入書院，因湖南高師奉部令裁撤，在校師生均併入於武昌湖北高師。

當時工專設有採礦冶金、機械及實用化學三科，校長是留德回國的賓步程。民國十年工專在校學生共有二九二人，歷屆畢業生六百餘人。民國十一年工專礦冶科暫停招生，增設電機、土木工程兩科。民國十四年我入校時校長楊茂杰，學制為兩年預科，三年本科，共讀五年畢業。十五年二月省立湖南大學正式成立，創辦人為省長趙恆惕。初行委員會管理制度，是年八月方改校長制，省府聘雷鐸震為校長，雷校長只知其名，深居簡出，却未見其人。十六年四月省令取消湖大，更名為湖南工科大学。馬日事變後，省府下令全省中等以上學校一律停辦。十七年四月省府決議恢復湖南大學，同時聘任凱南出任校長。十八年湖大遵奉部令改科為學院，共成立三個學院十個學系。任校長去職，改聘胡元倬為校長。時教

師六十四人，在校學生五三七人。十九年元月，湖大有畢業生二六人，內土木工程系十七人，電機工程系九人。這批畢業生，算是獲得湖大學士學位的首屆校友了。二十六年七月，教育部令改湖南大學爲國立湖南大學，設文學院、理學院及工學院，並籌設農、醫兩學院。

### 卸下軍裝返校復學

民國十六年年底，我考入陸軍官校第六期受訓，操課雖緊張，每天還抽暇溫習英數理等科，未敢荒廢。二十年夏在軍校畢業已逾二載，斯時派在十九路軍蔣光弼部服勤，駐紮在江西與國剿匪，升學的願望，迄未達成。心中耿耿，眼看早年同班同學，即將在湖大畢業，而自己落後四年，頓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感慨。當我於年前隨部隊由湖南醴陵經萍鄉翻越羅霄山進入江西蓮花縣境時，目睹大好光陰，不能就學，曾作過幾句打油詩，現在還記得以下兩句：「腳力雖同猿鶴健，可憐辜負讀書天」。是年七月因公到達漢口，乃晉謁交通兵團第一營營長孫少峯上校（安徽壽縣人），孫營長是我的直屬長官；向他報告欲回湖大求學，請賜予長假。

孫氏勉勵我說，我的服務成績尚佳，晉升希望很大，勸我放棄深造念頭；再經過幾次懇求，他無法阻遏我旺盛的去志，方予批准。

民國二十年九月卸下了軍裝，選我一身學生打扮，回到嶽麓書院。當時湖大校長由長沙曹典球兼任，他很少到校處理公務，校務全由新化楊卓新負責。楊先生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

，專攻數學，師生都以楊博士呼之。到校之日即由註冊員劉先生（忘其名）領見楊博士，按轉學法規詳加陳述：預科畢業生要升本科，必須經過考試，考試及格後才能續讀。當時我聽到這幾句話，有如晴天霹靂，使我不寒而慄。低頭暗想，軍中的工作早已辭掉了，現屆深秋，各大學均已開學，假使目前的考試失敗，那末今後的一年，既要失學，也將失業，使我徬徨失措。事到臨頭，毋可奈何，祇好遷就事實，單槍匹馬參加楊博士主持的筆試。翌晨八時，進入半學齋楊博士的辦公室，由楊親自監考，考試科目有國文、大代數、解析幾何、英文、物理和化學等科。過去四年從軍期間，週行軍時，每人的行旅可攜帶三十公斤，我行李中書籍之重量，約爲全重百分之八十，視書本如生命，上面所考試的幾門功課，無一本不跟隨我行動，簡直不離左右，因此課業沒有荒疏，而且自己還修習過大學物理和微積分。在楊博士陪伴下，經過一天考試後，每課答卷自感滿意；楊先生也很快宣佈成績及格，予以錄取了。

### 傑出校友各有千秋

這次被錄取升入本科，依照我的志願入電機工程系就讀，得到老同學的照顧，被邀與尋學晉、吳迪實同住一室，住進學生第一宿舍第三區的大房間。此種房間規定應住九人，當時除尋、吳二

兄外，尚有戴桂蕊與張昕二位，我們五人都是電機系學生。尋、吳、戴同系也同班，肄業於四年級第二學期，正在策劃畢業後的出路，課業不忙

，我得到他們的指導不少。張昕（子興）長沙人，篤信佛教，經常點燃檀香誦經禮佛，虔誠吃素，不食葷腥。張兄時在電機二年級就讀，衣著樸素，不苟言笑，國學基礎深厚，詩詞歌賦樣樣精通，聰明透頂，學業成績爲班中之冠，惜獨來獨往，雖相處一年又半，未能與之深交。伊畢業後，即被曾寶孫、曾約農兩位鄉長延聘，在長沙藝芳女中任教至三十八年大陸撤退爲止，淪陷後不知所終。戴桂蕊字子驥，湘鄉人，年齡比尋、吳等同班同學少三四歲，講一口湘鄉尾音，每晨勤練太極拳，讀書並不過分用功，然悟性大，無師自通，幾過目不忘，其學業成績，不獨在班上是我佼佼者、電機系歷屆同學中之高材生，也是我湖大同學中一位傑出校友。戴兄自留英回國後，致力於國防工業，於抗戰時邀其胞弟子驥共同在長沙設廠製造內燃機汽缸上之活塞環。當時海運斷絕，外貨無法進口，而內陸汽車運輸繁忙，活塞環消耗甚多，補充不易，戴氏兄弟工廠之出品，解決運輸上一大問題，對於抗戰之遂行，頗有貢獻。子驥與子驥昆仲均與我訂道義交，惜均淪陷大陸。據聞桂蕊於民國五十六年間，在南京理工大學校長任上，值紅衛兵造反時候，受不住其清算鬪爭之迫害，乃自殺而亡。嗚呼！國之英才，如此受折磨而死，使我熱淚盈眶。

李薰，邵陽人，二十一年考入湖大礦冶系，短小精幹，智商很高，學業成績爲班中之冠。在校時雖遲我一年入校，也常相聚首談心。李兄畢業後即考取湖南省公款出國留英，在雪非爾（Sheffield）大學專攻冶金，一九四〇年獲授

博士學位，我們同在英國，常有連絡，他先回國，我返國時，國內動亂不安，各以事牽，彼此失去音信；近三十多年來，時常緊念這位才學兼優校友之成就和安危。一九八三年四月某日，美西中外各報之顯著版面，都刊載一段李薰的消息：他淪陷大陸三十多年，仍然沒有放棄本行，對於冶鋼技術之貢獻頗大，曾解決一個製造飛機機翼的重大難題。他於一九八三年四月逝世，曾任中共國家科學院副院長。

### 參加民衆小學教課

復學不久，瀋陽砲聲響起，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件，全國震驚；京滬平津等地學生紛紛號召救國運動，罷課請願，且被共黨脅迫，擴大風潮。湖南當時主政者是何鍵（芸樵）主席，兼掌兵權。何氏是反共先鋒，湖大學生自治會除發通電抗日外，尚無其他不法舉動，學業未受絲毫影響。但好景不常，在二十二年妙與二十一年初時，湖大同學眼見兼校長曹典球曠職，徒具校長空名，不過問校政，且年紀老邁，思想昏庸落伍，請求省政府另聘賢能，專任校長職務；省政府未能迅速行動，使學生情緒激揚，最後經全體同學召開大會，集合在靜一堂，公推政經系何乾元同學爲主席，一致決議：「即日罷課罷考」。於是在期考前數天，大家拜拜離校一閃而散了。

這個寒假回到家後，心情沉重，因爲不久開學後，學校必定期舉行補考，若不參加考試，則一年一期的成績將成空白。倒不如在學期考試完畢後，再行罷課爲好。在失學四年後復學，我的

年齡不獨在同年級同學中是老大，即與四年級畢業班學長比較，也不年輕。斯時也，我的活動半徑很大，與全校三百多位同學相互認識，個個與我交往，第一年第二學期開學後，學生會幹事改選，經多數同學推舉，把我選爲學生自治會的一名幹事，再由自治會推派在附設民衆小學服務。

當時在嶽麓山區，尙未設置小學，湖大教職員子弟及附近衆多及齡學童就學不便，乃於兩年前由教職員發起陳請湖大校長出資創辦附屬小學。經校方商議，鑒於本校設有教育學系，民衆小學可作該系之實驗學校，於是決定假嶽麓書院文廟開設，交由湖南大學學生自治會負責承辦，每月由湖大撥款補助，以作小學行政費用；大部分教師在教育系同學中聘請。行政人員共三人，經自治會推請經濟系三年級歐陽俊、教育系三年級符震亞及本人（電機系一年級）共同負責，小學教職員均爲無給職。每日學生上課時間爲自下午二時起至六時止，每節課四十五分鐘。歐陽與符課業比較輕鬆，工科的課程繁而且雜，下午多排有實習鐘點。我既不願丟棄課業，也樂於教育兒童，如遇兩者都不容我缺席之時，寧可放棄學課，另找機會補習，不曾對民衆小學的職責稍加懈怠，對教育工作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 遏阻反動參加學運

湖大學生自治會與我的關係悠久，自第一年第二學期開始每次改選都獲得同學們的愛護，把我連續送進這個團體，領導同學活動。若干年前在臺北碰到民二六級化學系靳吉禾同學（曾任

松山國中校長，並在校長任內退休），她主動對我說，在校同學時，雖然男女同學間很少接觸和相互往來，她却早已認識我，因爲我在學生自治會是一個積極活動份子，連民二四級畢業典禮席上也推由我致答詞，她並清楚地記得我致答詞時的神情。

學生自治會會務頻繁，大約每週有一次會議，開會之夕就不能自修，耽誤課業。乃設法逃避，如由我主持的會，我當然知道議程，認爲不重要的，事先請假，請人代爲主席；若他人所主持的會，先探聽開會的目的，認爲是小事，我也請假不到。假使碰到商議重大事件，如罷課、如遊行請願、如反對學校行政措施時，我一定排除任何困難提早到會，聯絡各出席代表多方疏導予以反對，保持學校之安定，以擁護政府爲目的。

我以老朽身份，曾發生過遏阻作用，因之在復學後就讀湖大四年中，除發生過一次驅曹（典球）罷考運動外，其他三年半，自民國二十一年春至二十四年夏，湖大風平浪靜，教師教課認真，學生也專心學業，學風的優良敦厚，堪稱全國之冠。湖大爲湘省最高學府，影響所及，也安定了全省中小學校之教育；是以湖大學生自治會諸位幹事之領導作風，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價值。

（未完待續）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  
 ○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  
 帳戶，或寄郵票至臺北市龍江路一  
 ○八號即可收到書刊。